

元朝秘史注

第三册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

卽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荅孩
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荅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本王罕勇士合荅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戶稱阿荅兒乞等百姓卽此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一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

只見斤卽朱里
與之對賈注見
前文卷七

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卽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据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

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

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卽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寧來歸札阿紺寧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寧卽札合敢不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据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豁貞姓的人

汪裕真姓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
汪古惕種語

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

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

據卽洪皓松漠紀聞所云渾脫

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彌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

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眾樂皆作然後進

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眾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

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

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彌彼中方言未暇考

求其意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眾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卽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爲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

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憊父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

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
撒合對音此地旣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林
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
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刺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度
土拉河卽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
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
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
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
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卽鄂勒昆河對音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出杭愛山尾南麓

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
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
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
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
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
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
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
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
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益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

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接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闍闍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寧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爲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幹赤斤惟闍闍出不終

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蜘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
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閒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偏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刺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
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閻閻出說你不行莫不要
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

越語曰雖覲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
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閻閻出遂將金孟子
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
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
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
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

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赤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敎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元史兀赤台傳曰兀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眞拔都

按此文實賜者
乃闍闍出之妻
非亦刺哈之妻
此處似宜再加
一二語否

兒太宗時與亦刺哈戰勝帝卽以亦刺哈妻賜之
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刺哈戰亦刺
哈卽祕史桑昆也蓋賞闍闍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
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旣亡太祖之國自是與
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
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
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
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

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敍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刺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

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
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
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據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
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
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
可克辭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

前據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